

穿越向阳观音谷

郑剑文

的人文风俗，一股暖意涌上心头。

车在五台山间蜿蜒蛇行，透过车窗可见群峰连绵，秋山尽染，色块斑斓，大约半个钟头后车就到了一处山谷，这处山谷位于观音谷下流，我们须从坡顶下到谷底，才能溯流穿越观音谷。山路因初承雨水，半是泥泞，半是蓑草，人不小心碰到身边的树木，便落下一些稀疏的水滴，也说不清是雨水还是露水，滴在头上脸上手上，丝丝凉意袭上心头。山坡上落满了层层叠叠的黄叶，这些落叶颜色深深浅浅，很有几分残秋意味，偶见几棵硕大的松子掉落路边，也可见一些不知名的红色野果挂在枝头，更有一些清脆的鸟鸣与含糊的虫啼深藏林间，引得我们翘首寻声，却又不知声源所来何处。所有这些，对于我们这群久居城市的人来说，无不充满许多新奇野趣。

溪深树密无人处，唯有幽花渡水香。在山腰上大约走了两里路，我们来到了一处狭窄的山林伐木道。此处可谓花草漫道，露水沾衣，惊喜连连。然而，从山腰到谷底的那段路却陡峭异常，甚至陡峭得难以称上路！下坡估计有70度左右的倾斜度，村里人为了走路方便，用砍刀开出一条便道，人走在上面，不时有枯干树枝与破碎山石从坡上滚落谷底，惊动了本就寂静的山林。

许多路段，人在路上，地不足落脚，身不可站直，时而侧身而过，时而猫身而下，时而匍匐而行，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大家，此时却多狼狈不堪。路面尤为湿滑，有不惯山路者，脚一翘起，身一倾斜，便有滑倒跌倒之虞。还好，好心的山人早在一些崎岖路段稍微修整，或凿一落脚之窝，或辟一通行之道，或架一简易木栈，加上游人罕至，草木茂密，藤蔓遍布，这些原始草木既可手攀，又可挡身，才不至于一跌倒便滚落谷底。这一路走来，举步维艰，然有惊无险，且喜大于惊，也是一次难忘而愉悦的旅行。更有久蜗书房者与深藏闺房者，不堪山路坎坷，中途退却者有之，能够走下来者，莫不心怀余悸，然不管是真恐惧，或是假作态，那不时发出的尖叫声与嬉笑声，让这艰难的旅程更增无限乐趣与笑料。

（二）

未及谷底，先闻涧响，这水声若隐若现，时大时小，如琴弦和鸣，如珠玉落盘，如龙吟谷底，如虎啸林中。溪流时缓时急，时流时断，漫过浅滩，穿过乱石，梳过青草，遇巨石则绕行，过峡谷便跳跃，一路唱着歌向下游款款而去，我油然想起一句话：“水惟善下而

成海，山不争高自极天。”山水如此，人岂不亦然。

谷底周边，老藤高悬，枯树斜卧，竹幽林静，那浅滩上的水草，看得见刚被溪流梳洗过，青青嫩嫩地以水流的方向倒向下流，铺展成一片翠绿可爱的芳草甸，然而，你最好还是不要踩上去，你一踩上去便深陷其中，因为丰美的草色下面仍有潺潺的水流。

据带路的老姚说，观音谷蜿蜒数公里，河谷经流水长期冲刷雕凿，形成了众多瀑布和水潭，故有“十瀑九潭”之说。我们溯流而上，那散落的岩石遍布谷底，上面生长着重重的青苔。其实，谷底几乎无人涉足，保留着极好的原生状态，故也就没有现成的路可走，还好水流清浅，藤蔓四垂，树枝横斜，一行人遇巨石拦路便涉水而过，见水潭阻道就攀岩而上，有些路段确实难以逾越，厚道的村民就为我们架起最为简易的木栈道，即便如此，每走一步你都得抓紧身边的树枝藤条，不然一步踩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这样一路爬山、攀岩、涉水、跳沟，大家早累得筋疲力尽，步履蹒跚。行至一绝壁之下，见一飞瀑如飞雪溅玉倾泻而下，旁有一老藤高垂而下，状如秋千摇摆，于是那些不再年轻的男人们，爬上了那秋千般的古藤，或故作稚嫩天真状，或扮成滑稽可爱状，他们嬉闹着轮流拍照留影，由此露出他们尚存不长的青春尾巴，而先前的所有疲惫神色早一扫而光矣！

石激湍声成虎吼，泉涌清响作龙吟。沿途所见瀑布形态各异，恰遇丰水期，瀑布层层叠叠，蔚为大观，或如云霞当空，或如白练飘舞，或如碎玉散落；这些水潭色泽深浅不一，或似碧玉镶嵌，或似明镜倒映，或似月儿圆缺。滩石更是千奇百怪，犹如虎锯龙蟠，犹如飞禽走兽，犹如圆鼓盘钟。而在这些飞瀑、深潭、奇岩之间，有奇花异草点缀其间，水潺潺然有声，鸟悠悠然不惊。

晋代陶潜在《归田园居》中有一佳句：“山涧清且浅，遇以濯吾足”颇合其中意境，见如此清浅涧水，我不禁捧饮一口，顿觉凉及心尖，索性跳足而濯，又感透彻全身，也好，且学古人做回乐在山水的仁智之人。我在流水中找寻不到鱼虾踪迹，始信水清则无鱼；我在涧谷边发现沐泉之兰草，始知谷深则兰幽。碧涧流落叶，青林点白云。仰望峡谷之上，流云如白兔过隙，日光如风灯明暗，落叶有伤秋痕迹，这样漫不经心地想着，便使生岁之将晚，路之不易之感慨；俯瞰峡谷之间，飞泉如风飘散，深潭似镜明净，宿鸟犹兰宁静，又有独处一隅之窃喜。

菜堂日不落

洪桂珠



菜堂风光。

的石井箍。朋友说这叫闺女井，是专为保护女孩子而设的。真要用水，有另外的大井可用。在男尊女卑的时代，此地对女孩却如此用心，真是极为难得了。

此时夕照的光打在这一片闽南红土上，大有“落日熔金，暮云合璧”之感，这一片静谧的闽南红，寂寥而温暖。

同样让人温暖的还有那些与我一样爱古厝的人，友人便是其中一个。

柴火灶里的烟火味

蔡安阳

周末回乡下老家看望父母，给父母做顿中午饭，这是我的必修课。随着父母年龄增大，周末只要不加班，我就会谢绝一切应酬，回老家陪陪父母，给父母洗洗涮涮。

中午我做饭时，母亲提议，天热用煤气灶，煎炒烹煮得快一点，人少受罪。我说：“在城里已经吃了一周煤气灶烧的菜，总感觉有一股煤气味，不如家里的柴火灶烧得好吃，热点没事，多洗一把脸，为了美食，这点付出值当。”

我和母亲通力合作，挑菜、洗菜、切菜。料备好后，母亲烧火，我在灶上炒菜。今天的第一道菜是糖醋藕片，母亲在灶下将火烧得旺旺，锅里油泛起青烟，我在火头最旺的时候，将藕片倒下锅，绕着锅边浇上一圈香醋，一勺白糖，香醋瞬间汽化，白砂糖扑向藕片，醋在重力作用下撩向藕片，将其包围，仿佛如坏小子向美女抛了个媚眼，酸酸甜甜结合脆脆，几个回合翻炒右，空气中已是弥漫着酸酸甜甜的糖醋藕片的味道了，这是平常居家日子中最相宜的味道。

母亲在灶下说，这灶好用吧，我笑道，当然，这灶都换几代了，一代比一代好用着呢。

想起儿时记事时，父母在家自制柴火灶，晴天时，父亲采土、挖坑，把土运到坑里。母亲往泥上慢慢淋水。父亲撒上麦衣，然后赤脚和泥。慢、水、草融为一体，父亲用铲子端泥，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木质模子里，抹平，脱模，晾晒。晒干后成型，就变成了结实的土块。土块垒成的柴火灶，外层表面刷上稀泥，抹平，在太阳下晒一周。有一次下暴雨，在田里干活的母亲让我赶紧回家盖灶，结果我没盖好，灶的一角被淋烂了，又经修补才抬进灶房子使用。

自己造的泥灶，方便成本低，但沾水易脏、易坏，清理也是个大问题，这是一直爱干净的母亲最头疼的事。少不更事的我，感觉那两眼灶就是自己的克星，因为它，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放学回家要拾草，阴天下雨要收草，雨过天晴要晒草。拾草，我倒是一点喜欢，因为可以四处溜达。烧火，对我来说，是一件比解奥数题都难的事，母亲生好的火，让我三两下倒腾就熄灭了。遇上雨天，柴草潮湿，我在灶下眼泪一把，鼻涕一把，就是不见灶膛起火，只有黑烟呛人。为此，母亲没少担心，唉，这娃，长大可怎么办，喝西北风都是凉的。

后来，生活条件渐渐改善，灶台由土块改良为砖头，灶台表面由泥面变为洋灰面。洋灰灶台面，脏了可以洗刷擦洗，比之前干净多了。只是我依然不爱烧火，再好的柴让我往灶膛一放，只冒烟不起火，母亲说我是火的克星，我偷着乐，赶紧逃离厨房，坐在桌子前看小人书，享受着饭来张口。

待我参加工作后，第一件事就是给父母添置了煤气灶，但是父母却不感兴趣，一直顺手用柴火灶，说还是柴火做出的饭菜香。

突然有一天，我也没来由地想念柴火灶。回老家，强烈要求母亲用柴火灶做饭，而我仿佛也是一夜出师，竟然将火烧得旺极，让母亲特别惊奇。唯有我心里明白，我亲近了柴火灶，好似亲近了农村，亲近了父母。

从那以后，每一次回家，我都用柴火灶做饭，我们三人一人在灶下烧火，两人在灶上，一人主厨，一人打下手，说有有笑。而如果用煤气灶，只能一人忙碌，就减少了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。

柴火灶，如今成为我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愫，随着父母渐渐变老，我从他们手中接过厨房的锅铲，掌管着家里的厨房，我真正喜欢上了柴火灶。每次回去，换上围裙，进入灶房，锅上一把，锅下一把，煮、煮、烧、炖，为父母做上一顿可口的家常菜，看到父母乐开了花，我的胸中也有心花在怒放，那些汤汤水水中溢出的烟火味，成为我心中最美的家乡味，成为我心中永不消失的乡情乡愁。

翻阅了一生

郑红艳



昨夜 微寒
冷雨竹窗潇潇敲秋韵

秋雨秋思
执着地提醒着你的心思

你把心事悄悄告诉相思树
纤长的叶子纷纷落一地

深巷古厝
凄凉化成一片秋声
用诗词里的薄把霜叶伏贴在地

红叶低窗
秋风吹乱了窗纸上的叶痕
却吹不散你心头的人影

额前你的发际如丝
像极了秋风拂过的柳丝

翻阅着你别离的心事
不料，就此翻阅了一生……